

关于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评述

——基于文献分析的视角

葛莹莹

内容提要 自我国引入生命教育的理念以来,教育理论界就把生命教育作为学术的生长点,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本文旨在从理论、实践和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对我国生命教育研究作基本概述,评述生命教育研究的现状,提出发展生命教育研究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文献分析 发展研究 生命教育

葛莹莹,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 210046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生命教育的理念,学者们从关注生命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既有对西方及港台生命教育的介绍,也有国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探索;既有宏观的理论观念的碰撞,也有微观上课程设置、实证数据的分析,可谓纵横交错、蔚为壮观。但是,生命教育研究的进展如何,怎样保持理论旺盛的生命力则是现有生命教育研究比较缺乏的。为回顾和反思生命教育的研究现状以更好的展望和规划未来生命教育的发展趋势,本文对网络数据库中有关生命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检索,发现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平台中以“生命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分别检索到4605条相关文献和835篇硕博学位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的馆藏中以“生命+教育”为条件共检索到藏书85册。上述数据收集的截止日期皆为2016年7月。

通过对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与生命教育相关的文献在2004和2012年期间呈“爆发性增长之后持续在高位运行”趋势(见图1)。由此说明,生命教育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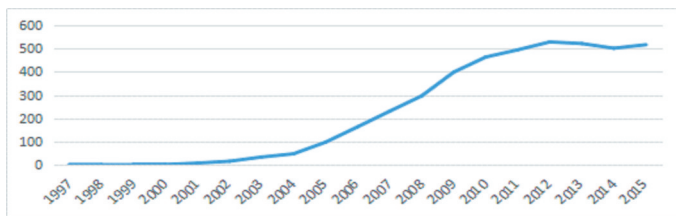


图1 1997-2015年生命教育研究文献分布图

本文为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高校思想政治课为载体的生命教育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SJD710214)阶段性成果。

问题之一。为了便于了解生命教育研究的具体情况,特对文献进行了归类,并对理论研究、实施路径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一、突围与绽放:生命教育的理论、实践与跨学科研究回顾

生命是一切发展的起源,人的生命在所有生命体存在中又是最具有超越性的。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1]。人类生命在追求进步和卓越的过程中,需要依靠教育启迪智慧和提升生命价值。然而,现代教育淹没在功利化和工具化的硝烟中,忽视了生命最本真的追求。生命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出重围,致力于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光彩。

1. 理论研究

对生命教育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在西方社会的死亡学和死亡教育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并对生命教育理论做了深入思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

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讨论的是生命教育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生命教育逻辑起点的思考,人们不仅能够了解生命教育的起源在哪里,同时对理解生命教育的内涵体系和实践路径也有很大的帮助。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探讨生命教育之时对其逻辑起点进行了思考和阐述。刘济良在《生命教育论》一书中指出,“正确处理好个体生命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生命教育论的一个基础性问题。”^[2]他认为教育是一种对人进行培养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所以教育和人的个体生命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冯建军在《生命与教育》一书的伊始也对教育与生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人是教育的根源,教育是关乎人的教育,并且直指生命是教育的原点^[3]。此外,很多研究生命教育的学者都追随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的思想,认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4]。由此可见,教育理论界一致认为个体生命与教育的关系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2) 生命教育的内涵问题

一个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完善不光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会提升其学术深度。生命教育作为一个“舶来品”,其内涵的开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使得当代生命教育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死亡和安全教育,发展成为促进学生生命健康、提升生命价值的教育理论思潮。

钱巨波认为生命教育有三重内涵:一是教育要关切生命的整体性和主体作用;二是教育要遵从人生命成长、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的需求;三是教育最终要培养人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促进生命品格^[5]。刘济良认为,对生命教育的探索应从我国教育的实况切入,强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忽视的方面,提倡生命的个体性、完整性、过程性和人文性^[6]。冯建军在《生命化教育》一书中指出,生命教育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认识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和体悟生命的意义^[7]。郑晓江认为,对我们民族来说,生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2]刘济良:《生命教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叶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5]钱巨波:《生命教育论纲》,〔南京〕江苏教育研究1999年第4期。

[6]刘济良:《生命教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冯建军:《生命化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页。

意识已经觉醒,故生命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珍惜生命的本能层次,应该从教育学生珍爱自然生命入手,到达精神层面的生命,并最终追求价值层面的生命^[1]。还有论者指出,生命教育就是有关生命的教育,包括生命知识的教育、生命关系的教育和生命价值的教育^[2]。

由此可见,生命教育内涵是有多重维度、多种理解的,每种观念都在力证自己的价值,人们如何去做出选择,并在教育过程中指导实践,现有的文献在这方面还关切较少。

(3) 生命教育的内容体系问题

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内涵上深入的探索,而且需要有关切的内容研究。就生命教育的研究内容体系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的差异以及研究的着眼点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王北生从化解生命焦虑入手,提出人的生命由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价值生命和智慧生命四个部分组成,生命教育应该与生命的四个组成部分相对应,建立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教育、生活态度与健全人格教育、理想信仰与真善美教育、科学艺术与创新精神教育的生命教育体系。生理健康教育、生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涯教育、道德教育、环境教育、艺术教育等都涵盖在生命教育的体系中,以生命的逻辑递进规律逐步展开^[3]。郑晓江从现代生死哲学的角度,认为死亡只是生活的终止,而人的生命譬如血缘亲缘生命、人际社会生命和超越精神生命则是可以永存的。他提出生命教育的内容应该主要包括人文生命之性质、价值与意义的教育两个方面^[4]。许世平从人本位的教育取向出发,认为生命教育包括生存意识教育、生存能力教育和生命价值升华教育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是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5]。

2. 实践路径研究

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历来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重点。很多研究者就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提出不同的看法,使得生命教育的路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教育家、学校管理者、学科教学人员、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等都从自身的角度参与到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中。

(1) 从实践的类型来看,课程方面的研究是实践路径研究的主流

研究者在思考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会涉及到课程设置的问题。有论者指出,学校教育一些学科中具有生命教育的内容,可以运用学科渗透的方式,而不必单独设科,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文雪在研究中表明生命教育的课程是随机的、可以整合的,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在学校教育进行各学科的统一和关联,实现生命教育的目标^[6]。李芳认为生命教育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多渠道整合资源开展。在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课程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都可以渗透生命教育^[7]。

有论者则从生命教育实施的效果出发,提出单独设置课程的建议。冯建军认为虽然有些学科的内容可能和生命教育的内容会重合,但是每个学科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生命教育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学习生命知识、掌握生存技能只是它的一个目标,生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反

[1][4]郑晓江:《生命与死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第15、149页。

[2]王晓虹:《生命教育论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0页。

[3]王北生:《生命的畅想:生命教育视域拓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5]许世平:《生命教育及层次分析》,〔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02年第4期。

[6]文雪:《生命教育论》,〔济南〕《山东教育科研》2002年第9期。

[7]李芳:《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思和升华,这些都是在学科渗透中无法实现的,必须单独设置课程^[1]。

还有论者秉持生命化的教育观念,认为应该两种方式并行,一方面开设单独的生命教育课程传授知识,实现课程目标;另一方面在整个教育环境中宣传生命教育理念,在各个科目中都以启发生命的方式进行教学,全方位、多维度地实现生命教育的理想。

(2)从实践的载体来看,多个路径融合成为实践路径研究的指向

生命教育的研究中,学校教育并不是实现生命教育价值的唯一载体,积极拓展校内外的生命教育途径,多种载体融合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有论者指出生命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家庭、社会、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参与,形成四元合力的教育模式,才能保证生命教育的实效性。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点,在人的成长中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生命教育不从家庭教育入手,不邀请家庭的参与,会导致学校生命教育成果的弱化甚至消除。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滋养平台,提供生命的真实体验,能巩固学校生命教育的成果。高校是生命教育的主阵地,担负着给学生传递生命知识、提升生命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职能。大学生作为生命教育的主体,必须发挥学习者主动参与的力量,实现自我生命认识、领悟、转化、调节、评价和成长^[2]。

以网络为载体的生命教育研究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研究趋势与时代背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有论者指出,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生命教育的范式从单一的实体教育走向了虚拟时空中。在这个特定的载体中,生命教育有了全新的格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对象不断扩大,以相互渗透的方式扩大了生命教育的影响力^[3]。

3. 跨学科研究

经统计分析发现,对生命教育的研究有 3989 篇是立足于教育学学科视角,占文献总数的 86.62%,排在第一位;立足体育学科视角的为 124 篇,占文献总数的 2.69%,排在第 2 位;立足医学教育视角的

表 1 生命教育研究所属学科领域统计

学科领域	文章篇数	学科领域	文章篇数
高等教育	1560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7
中等教育	1192	新闻与传媒	7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624	生物学	7
初等教育	246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6
职业教育	214	文化	6
体育	124	音乐舞蹈	6
学前教育	87	文艺理论	5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83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4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66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4
外国语言文字	64	美学	3
心理学	58	临床医学	3
中国语言文字	45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3
哲学	36	旅游	3
社会学及统计学	28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2
政党及群众组织	24	宗教	2
思想政治教育	22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2
伦理学	18	法理、法史	2
公安	17	世界文学	2
基础医学	11	军事	2
中国文学	8	精神病学	2

[1]冯建军:《生命教育实践的困境与选择》,[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10年第1期。
[2]褚惠萍、庄蕾:《论大学生生命教育四元模式》,[哈尔滨]《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年第11期。
[3]唐露萍:《根植交融:渗透性生命教育的存在途径》,[太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4期。

为101篇,占文献总数的2.19%;而立足心理学学科视角仅为58篇,立足哲学研究视角的仅为36篇。可见,生命教育研究仍以教育学学科视角为主,心理学、哲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较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其他学科对生命教育研究参与的匮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命教育研究的发展,它使得生命教育研究问题单线条化,研究成果趋于同质化。

二、审慎与发展:生命教育研究的评述

1. 有关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来看,经过了近20年的积累,在生命教育的理论领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生命教育理论专家,在生命教育的内涵和内容体系方面不断探索,形成了一些差别化的理解。但是,各种观点的影响力差别巨大,生命教育的价值导向占据了主流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教育在工具化、功利化的背景下陷入了困境,生命的向度点燃了教育理论研究者心中的光芒,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进路。很多研究者在生命教育的价值纬度上不断挖掘,产生了泛教育化的倾向。当然,这也是生命教育领域多种学科参与度不一,教育学科占绝对主导的情况所致。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重谈生、轻论死,导致生命教育的死亡纬度研究篇幅很少。因此,要大力加强生命教育的理论建设,鼓励研究者多学科深入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保持生命教育发展的后劲。

2. 有关实践路径研究的问题

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学者对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关于生命教育的内涵、内容及意义的研究文献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主要关注点,文献占总数的65.75%,远远超过了实践路径研究(34.25%)。这样的现状导致生命教育的理论成果落地很少,实践过程中步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生命教育的价值定位有关。如前文所说,当生命教育的价值定位在泛教育化的倾向时,出现了“生命”万能论的情况,使得实践研究者无所适从。路径的探索上,追求多渠道、全方位,不断的挖掘新的载体,几乎成为实践研究成果的固定模式。另一方面,与生命教育的研究方法单一有关。从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上看,文献法和比较法占主导地位,而实证研究、行动研究较少。因此,在学科研究科学化的理念下,应该增加生命教育中定量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明晰生命教育实践的效果。同时,也可适当运用质化研究方法譬如个案研究、人种志研究等来进行生命教育研究,专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和成果,提供多重资料来深化生命教育研究。

3. 研究现状的审视

和台湾的生命教育成效相比,尽管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生命教育,但是推行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台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而大陆地区是先由上海、辽宁、江苏等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先行实施,然后才引起了国家的重视。2010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生命教育列入2010年至2020年的教育重点工作,纲要的发布使得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加速度,继而打开了我国生命教育的新局面。

近10年来,生命教育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呈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不论是著作成果、期刊论文,还是学位会议论文数量都比较可观。不论是叶澜教授创建了十余年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还是冯建军、刘济良等一批生命教育研究专家,都带领着生命教育的研究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在生命教育大繁荣的背景下,还必须关注生命教育的研究质量以及实践成效,在不同的阶段去回顾和审视生命教育研究成果,谨慎地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要达成一个“共识”,更要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其中获益,建设一个教育的“生命新世界”。

三、深化与超越:生命教育研究的若干建议

随着我国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教育中关注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为生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在生命教育蓬勃发展了十余年后,要深化生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命教育研究的繁荣,超越欧美、港台的生命教育成效,还需作以下努力:

1. 鼓励学术争鸣,完善学术交流平台

生命教育的理念从西方引入我国之后,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学术界有了很多的探索。理论要成熟完善,必须经历百家争鸣的过程,因此,生命教育要加强宏观上的逻辑思考以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鼓励每个潜心研究的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今天知识高度分化的环境下,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知识的创新,难度很大,必须建立团队并且有完备的学术交流平台。可以通过召开学术年会、专题会议、设置学术沙龙等形式,促进思想的碰撞,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同时也应该鼓励和支持生命教育学者、专家参加欧美及港台地区的生命教育研讨会,如ADEC、AAS等,加强学术合作,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推动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前行。

2. 加强实践层面的研究,提高生命教育实效

生命教育作为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重点工程,需要在实施途径与方法上作更艰苦的探索,研究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加强微观研究上。一方面,应“扬长避短”。提倡对已有实践成果进行介绍,挖掘一批先行地区和学校的实践经验,研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生命教育的全面推广积累经验。同时,对在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实施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另一方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探索生命教育实践路径。譬如,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实施现状的调研和评估,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持,或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度描述以便发现生命教育的关键点。

3. 倡导生命教育的跨学科研究,加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人的生命是生物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在生命中,人类—文化、生命—自然、物理—化学彼此之间不再是互补沟通的,而是相互融通的^[1]。生命的复杂性、多维性让生命教育研究在学科视角方面要多方向探索。如前所述,在研究立足的学科视角方面,生命教育研究以教育学相关学科为主,虽然医学、心理学、哲学等相关专业领域亦对生命教育问题有所涉及,但数量有限,影响力甚微。因此,未来生命教育的研究要强化跨学科研究,有效整合医学、哲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生命教育研究成效。

参考文献

1.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吴晓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 埃德加·莫兰:《复杂的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 黄志成:《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天 则〕

[1]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